T 2720/7914 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通紀前編序

臣建往爲東莞臣陳建撰

皇明啓運錄述我太祖高皇帝俊德成功始終次第之詳矣宮端泰泉黃先生見之諗又曰昔漢中葉有司馬遷史記有班固漢書有荀悅漢紀宋中葉有李燾長編皆蒐載當時

累朝致治之迹以昭示天下我
朝自
太祖開基
聖子神孫重光繼照垂二百禩矣而未有
紀者子纂述是志盍併圖之以成昭代
不刊之典也建初辭焉愧之三長何敢
僭踰及此然竊自念素性有癖焉自少
壯時癖好博覽多識解組歸山林日每

繙閱我
朝制書洎通來諸名公所撰次諸書凡數
十餘種積於胷中久之不能自制乃時
時拈筆書之取其有資于治可通爲鑑
者編年次之參互考訂正其舛疑又久
之不覺盈帙雖乏三長續貂荀李汗顏
班馬不計也夫自古國家莫不有創業
垂統焉亦莫不有持盈守成焉我

朝

洪武開國四十餘年之事無非所謂創業垂統焉啓運一錄備矣繼自

永樂下迨

正德凡八朝一百二十四年之事無非所謂持盈守成也則今通紀具焉紀成就梓非敢自謂昭代成史廼爲後之秉史筆君子屬稿云爾啟運錄舊已梓完

于再編改刻然二之又不是故今併冠以通紀之名而版刻姑仍舊合前後共爲一書云抑嘗因此閱歷世變尤有感焉

祖宗時士馬精強邊烽少警而後來則胡騎往往深入無忌也

祖宗時風俗淳美眞才輩出而邇來則漸澆漓也

祖宗時財用有餘而通來則變易廢弛比
比也推之天下莫不皆然是果世變成
江河之趨而不可挽與抑人事之得失
有以致之也愚閒因次錄閱事變不能
自已於懷輒僭著評議或采時賢確言
誠欲爲當世借前箸籌之挽回
祖宗之盛所深願焉而力莫之能與也有
志於世道者尚相與商之

仁岳石帆先生訂合皇明資治統紀卷目

太祖高皇帝紀

第一卷　辛卯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至丁酉十七年十二月止

第二卷　戊戌元至正十八年至癸卯二十三年十二月止

第三卷　甲辰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丁未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止

第四卷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年十二月止
第五卷
庚戌洪武三年至洪武四年十二月止
第六卷
壬子洪武五年至洪武九年十二月止
第七卷
丁巳洪武十年至洪武十五年十二月止
第八卷
癸亥洪武十六年至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止
第九卷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至洪武二十七年十二月止
第十卷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止
簡文紀
第十一卷
己卯建文元年至建文四年止
成祖文皇帝紀
第十二卷
癸未永樂元年至永樂六年十二月止
第十三卷

已丑永樂七年至永樂十七年十二月止
第十四卷
仁宗昭皇帝紀
庚子永樂十八年至洪熙元年止
宣宗章皇帝紀
第十五卷
丙午宣德元年至宣德十年止
英宗睿皇帝紀上
第十六卷
丙辰正統元年至正統十四年止
景皇帝紀
第十七卷
庚午景泰元年至景泰八年正月止
英宗睿皇帝紀下
第十八卷
丁丑天順元年至天順八年止
憲宗純皇帝紀
第十九卷
乙酉成化元年至成化十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卷

乙未成化十一年至成化二十三年止
孝宗敬皇帝紀
第二十一卷
戊申弘治元年至弘治九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二卷
丁巳弘治十年至弘治十八年止
武宗毅皇帝紀
第二十三卷
丙寅正德元年至正德八年止
第二十四卷
甲戌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六年止
世宗肅皇帝紀
第二十五卷
壬午嘉靖元年至嘉靖七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六卷
己丑嘉靖八年至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止
第二十七卷
丁酉嘉靖十六年至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八卷
丁未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止

第二十九卷

丙辰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

穆宗莊皇帝紀

第三十卷

丁卯隆慶元年至隆慶六年止

鐫岳石帆先生訂合皇明資治統紀卷目終

凡例

一因述

皇明典故諸書垂刻者無慮數十種而獨東莞陳公所輯通紀爲海內宗寶詎非載錄近信是非近公文義近簡暢歟故茲刻多仍原本無敢師心刪削

一參覈

鏡往而泥一人之見則局昭來而任衆著之辭則泛故自吾學編而外百家所彙無不咸加考核其或彼此互載而同異殊文顯微異義定標畫一之觀勿滋二三之惑

一編令舊本正編之外卷各有述遺其文每涉繁蕪可厭抑且同是歲月而令人前後翻閱尋索不得快一時之觀用是稍刪潤其事因其年月而編入之覽者庶幾稱便焉

一訂補政事之得失言行之芳穢經久論定每多自隱而之彰力欲獲全亦可拾遺而補漏義取旁求意無造作

一條理舊本年月聯接而去殊少清楚今月易而事必更紀覽之爽然

凡例竟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一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令
庠生沈國元校正

辛卯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

夏潁州人劉福通徐州蕭縣人李二靳州羅田人徐壽輝等起兵攻陷郡縣天下大亂自胡元入主中國人心痛憤傳至順帝即位日久晏安失德災異屢見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是年又聽邪臣賈魯之言發河南北丁夫十七萬開濬黃河故道民心益愁怨思亂先是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開黃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徐潁蘄黃之兵起初欒城人韓山童自祖父以白

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林兒等復詭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約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子韓林兒逃於武安時劉基往見之出曰豎子不足謀也遂引去惟福通黨盛不可制遂及陷潁州又攻破羅山確山上蔡眞陽等縣遂陷汝寧府及光州息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鄒普勝等亦以妖術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

任將非人
此等舉動
天下安得
不懷

縣及黃州路僭稱皇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未幾復陷漢陽興國武昌九江袁瑞饒信南康吉安建昌安陸河陽荊岳徽杭等郡自是南北郡縣多陷沒羣雄割據戰爭無虛日四方塗炭民不聊生咸願眞天子出矣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二月定遠郭子興等起兵據濠州子興見徐潁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爲盜以邀賞由是民益洶洶不安其豪傑咸投入城以自保時太祖高皇帝潛龍在野託身於濠之皇覺寺及是大亂寺

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卜筊得吉乃以閏三月朔入濠

濠卽今鳳陽府也春秋時爲鍾離周世宗嘗言此地有王者氣至是驗焉

上之先江東句容朱家巷人至　皇祖熙祖始渡淮家泗州及　皇考仁祖淳皇帝與　太后陳氏徙濠之西鄉後遷太平鄉生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淮王　上季子也先是　陳太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簡餽藥如龍燁燁有光吞之旣覺異香襲體遂娠焉及旦有光燭天照耀千里異香經宿不散時元大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也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澤自是室中常有異光每向鄉晦將臥忽灼爛如焚家人走救之卒無所見數日後不乳食　仁祖求醫歸門遇一僧詢所由告之故僧曰夜子時食矣　仁祖謝已忽不見夜半果食兒時苦多病　仁祖欲度爲僧　太后不欲至正四年甲申　上年十七時天災流行疫癘大作　仁祖太后遘疾同月辭世三兄亦先後疫歿　上孤立無依乃遵先志遂託身皇覺寺師事高彬在寺多異徵衆咸異之居寺兩月以歲荒散遣徒衆　上乃出遊江淮歷金斗光息潁州道病有兩朱衣人與之同食息病已莫知所之嘗夜陷麻湖中遇翠兒呼迎聖駕叱之不見崎嶇三載仍歸寺中時春秋二十五矣至是遇亂謀出處於神惟從雄吉

遂決計入城門者欲害之子興遣人追至一見奇之與語大悅留參謀議凡有征伐即命往往輒勝子興由是兵勢益振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讎定遠與子興爲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術謂當大貴馬公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即以女託之子興撫之如已子馬公壽卒子興欲爲女擇良配謂　帝豁達有智略宜配之子興妻張氏曰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豪杰成功業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共事者子興遂妻之即高后也　上既在甥館日掌征討之事時湯和委心推朔爲萬夫長

太祖御製文集紀夢自敘其起兵之由曰昔在辛卯有元至正君弱政不務臣弄權擅威福海內失馭邪術者倡亂遂致王綱解紐天下紛紜其年汝潁蘄黃民皆爲逆次年徐宿熾然盜起蔓及鍾離定遠民棄農業執刃器聚凶徒數萬當時貪官汚吏莫敢誰何未幾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拒守之剽掠四鄉焚燒廬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時官軍久不見至民失依望棄順效逆之心萌矣俄而胡師至乃徹里不花率騎三千會陷城州主謀營城南三十里聲攻城而遂巡不進惟是肆掠

良民得之則以絳繫首稱爲亂民獻俘於上請給其功於是良民受害激動前日萌逆之心是以呼新喚舊相繼入城合勢共守以相拒以守則穩如太山若以胡師攻之則如蚍蜉之撼石柱識者以爲胡亡自是始也亏當是時尚潛草野託身緇流兩畏而難前欲出爲元慮絳以廢生不出亦慮紅軍入鄉以傷命於是禱於伽藍神避凶趨吉惟聖決之若許出境以全生以筮投於地神當以陽報若許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筮投之於地其筮雙陰之前所祝者兩不許亏乃深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亏篤然而祈之神不爲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以陽筮亏備糗以往以筮擲於地仍陰之就而祝曰莫不容亏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筮投地果陰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必凶亏心甚恐願求陽筮以逃之筮落地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我以陽以筮投於地神既不許以筮不陰不陽一筮卓然而立亏乃信之白神曰果倡義而後昌乎神不誤我肯復以筮投於地果陰之以筮投於地果陰之亏遂決入濠城以壬辰閏三月初一日至城門守者不由

分訴執而欲斬之良久得釋被收爲步卒入伍幾兩月得爲親兵終歲如之當時寻雖在微卒嘗觀帥首之作度之既久甚非良謀明年春元將賈魯死城圍解寻歸鄉里收殘民數百獻之於上官授我爲振撫當年冬彭趙僭稱部下者多凌辱人寻識彼非道棄數百人內率二十四名銳者南遊定遠忽有義旅來歸者三千率練之六月取橫澗山破義兵營得軍二萬餘入滁陽葺城以守之又明年春入和陽與元兵戰三月而元兵解去乙未夏六月親渡采石江下姑孰丙申入建業又數年西定湖湘東平吳越江南已定臣民推戴以明年戊申正月節卽皇帝位朕許之

（旌誦此文我聖祖起兵之由萬世如見一統之業兆於御藍一笑矣）

徐壽遣其將丁普郎等陷漢陽諸郡元威順王寬徹不花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死又陷中興路同知月吉輪出戰衆潰又攻沔陽推官俞祖述領民兵捍禦不能支城陷被執壽輝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支解之○徐壽輝破江州蒙古總管李黼戰死

三月元兵屢討方國珍不克以泰不華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招諭之國珍降亡何元欲伐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

大江國珍疑懼復劫其黨入海不華發兵扼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喻國珍拘留不遣突入海門港犯馬鞍諸山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今守海隅賊反覆不能制國家何賴焉諸君勠力討之克則諸君之靈不則吾以死報國國珍使其戚黨陳仲達僞降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垂與國珍遇呼仲達語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詐手斬之前縛賊船格殺五六人賊羣至欲擁過國珍船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隴西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跽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山甫私語諸兒曰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但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耳宜謹事之後以女入侍

五月元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羣盜多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故宋帝昺子和尚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元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砍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移軍援江南遂渡江

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劒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衆潘大淵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蘄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二十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斬之徽州遂平

九月元脫脫統兵攻破徐州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率餘衆奔濠州脫脫命賈魯圍之　上與子興極力拒守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殞石數里

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吉星擊章徐壽輝將趙普勝戰於湖口兵敗死之吉星初爲南臺御史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吉星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吉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

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搠思吉之子也

十二月彭趙據濠稱王時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會賈魯死圍解遂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已用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一日執元帥囚於獄　上自軍歸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遂入元帥家明日彭趙聞遣人釋之

癸巳　元至正十三年

春　上在郭元帥甥館掌兵有救天下安生民之志乃糾合義旅招延豪杰於是鄉里壯士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　左列二十四將皆濠產後並爲開國元勳封公侯

徐達　才器智勇　湯和　倜儻多智　沈毅勇決

吳良　器度雄偉　勇畧著稱　吳禎　自少卓犖　膽畧過人

花雲　長身鐵面　驍勇絕倫　陳德　勇畧負志　志氣倜儻　尤善騎射

顧時　志氣倜儻　勇敢善戰　費聚　勇而有志　才貌雄偉

耿再成　勇力出羣　沈勇果毅
識見洞達　將畧夙成

唐勝宗　智勇兼人　耿炳文　生而武勇
才氣英偉　陸仲亨　剛毅夙推

華雲龍　才勇過人　鄭遇春　智勇兼資
善用劒槊　超出倫輩

郭子興　智勇有力　郭英　沈毅多智
騎射絕人　膂力善射

胡大海　少有大志　張龍　形貌魁岸
長而剛毅　勇力善射

陳植　長軀偉貌　謝成　少有勇力
膂力超羣　長而果毅

李新　材勇著聞　張赫　器度開豁
儕輩推服　勇畧兼資

張銓　勇力善射　周德興　少有勇畧
少喜談兵　騎射尤精

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
里招諭國珍國珍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
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
捕斬之執政多受國珍賂者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
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弟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
中督令之官國珍仍疑懼不受命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
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國珍遂執元
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守臣宋伯顏不花趙宜浩等擁衆入
海以要詔命元復以國珍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
路總管自是國珍雖受元官實擁兵自固不受元調發元
亦以四方多故羈縻之不問國珍仍叛遂據溫台慶元等
路

可恨二
天下事未
有不壞於
非政非人
者

高岱曰元末諸雄惟國珍舉事最早其所就業最微觀其所營爲蓋反覆狙詐人耳非有長駕遠馭之才取威定霸之畧特元失御釀成其惡至此也吾於元人處國珍一事而知其必亡矣夫招安大盜乃爲下策乃招之不從又招之旣從而復叛復招之崇之以高官大爵而不能弭其亂旣優之以卑辭殊禮而不能解其兵則亦何利而自賊損如是耶不惟國珍有輕藐驕縱之心四方覬覦者聞之亦奚憚而不稱兵也況此事在壬辰癸巳間猶諉之勢有所不能而國珍作孽時則汝潁蘄黃之首亂以天下之全力不能制一海隅寇耶觀劉基之言不用則知國珍之必不可制觀國珍之不可制則知元祚之必亡矣若我　聖祖之於元雖然國珍當我　聖祖甚明此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使其率義旅歸附不失爲開國之元勳矣乃反覆疑不自決卒至國滅身虜物故辭中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攜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易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强暴之性可馴而爲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再叛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殺之可耳乃議其待之不厚耶

五月張士誠與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高郵元淮南行省遣守臣李齊招降士誠士誠不從又攻陷興化縣元行省以左丞傑哲篤守高郵出李齊守贐杜潮會數賊呼噪乘間入掠城中傑哲篤等聞之舍卒遁走士誠卽入據高郵李齊聞變還趣城城門閉不得入士誠稱王國號周改元天祐元遣集賢侍制烏馬兒孫撾齎詔諭之詒言請李知府來始納詔行省趣李齊往至則下之獄并拘詔使不遣又叱齊使跪齊不屈大罵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

吉星何以不臾

使曳倒搥碎其膝而剮之時論大廷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上率徐達等略定遠時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孤軍乏食且無所歸欲來降　上曰此機不可失也乃選騎士賫聚等數人從行既至其帥出見請命　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他敵欲來攻特遣相報能相從則與俱往不則移兵避之其帥諾請留物爲信　上解佩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越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聚等三百人復抵其營以計取之得壯士三千有奉把頭者聚衆於遠谿鼻山結寨復以義招降之得八百餘人定遠繆大亨初起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散大亨獨以二萬餘衆屯橫澗山　上命花雲等夜襲破之大亨乃舉衆降由是軍聲大振豪傑響應○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國用丰儀峻整器量恢豁國勝美貌長軀勇毅多智兄弟並喜讀書尤喜讀孫武子講論兵法夜分不寐因亂里人推爲義長立寨保障鄉曲至是遇　上略地至妙山國用率所部來　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因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眞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出掃除羣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

知人

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遂待以心膂俾兄弟皆居帷幄贊兵政預機密宿衛左右國勝後改名勝又字宗異○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上見其爲長者禮之與語竟日皆合　上大喜遂置幕下掌書記預謀議贊軍務晝餽餉甚見親信　上從容語長曰方今羣雄並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主者安得獨存故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無效彼所爲也遂與俱攻滁陽下之時廬州合肥人吳復率衆歸附復沈鷙少言笑勇略過人遇亂聚衆立寨保護鄉里復爲千戶

至是率所部伏謁　上命領前鋒○定遠人丁德興歸附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　上以黑丁呼之六月從攻洪山寨敵兵數千德興所率者纔百人一鼓而破之擒其僞帥降其衆○　上將兵取滁州時花雲爲先鋒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提劒躍馬衝　上橫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濠州人趙德勝來謁德勝狀貌魁偉膂力過人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近州縣選爲義兵隊長德勝知時事不可爲棄之來歸　上喜其才勇可爲驍將即命爲帳前先鋒○兄子朱文正及姊子李文忠來歸文正

南昌王子也先同其母避亂與　上失焉文忠曹國長公主子也公主卒父隴西王禎携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皆來歸眷屬復聚　上喜甚文忠時年十二見　上牽衣而戲　上曰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即取文忠自養育擇師教之與沐英皆賜姓朱氏英定遠人先是英年八歲因兵亂父母俱亡煢然無依　上見而憐之與　孝慈皇后撫育之爲子至是十歲矣

六月　上駐節滁陽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　上將兵守盱泗以二人麄暴淺謀難與共事辭不往二人尋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據濠州狼戾益甚子興勢

不肯之而子之何也

孤遂將其所部萬人至滁州見　上所將兵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

七月丁卯泉州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江西賊王善既陷羅源因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收濬尸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讎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上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噪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事聞元朝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胡粹中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讎忠足以滅君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

使爲將帥豈不足以保障一方哉

十一月西番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擐揲兒法擐揲兒者術言大喜樂也又進僧伽璘眞善秘密法元主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眞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及選宮女一千六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辮戴象牙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用龍頭笛管小鼓箏篥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領之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宦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壻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畳卽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日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

九月張士誠攻楊州元達識帖睦爾與戰軍潰江浙參政

佛家奴與戰軍又潰士誠進陷盱眙兵勢益振元主乃詔脫脫以太師中書令右丞相總制諸王各省軍馬董督總兵領大小官員將士以討士誠於江郵大破之士誠突圍走出

十月元兵克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帥遣使來求救滁陽王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 上謂王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滁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 上言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爲辭王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神 上曰專之可否當斷之於心何必禱也

此從未未有上重

於是帥師東之六合與琭再戰成守兵梁壘元兵攻之急奎月暮攻壘垂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元兵致疑 上以計紿之乃斂兵入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而去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設伏澗側令再戰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滁城得完○虹縣人胡大海來謁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上一見語合用爲前鋒○濠州人孫興祖王志亦來歸興祖剛毅有膽氣志鷙猛有智謀三人年皆十九○時 上威名日著滁陽王二子惡其勝己

陰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謀預泄及二子來邀　上卽與皆往畧無難意二子喜其墮計追至半途　上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我不去矣二子問故　上曰纔上天說道爾今以毒酒害我二子駭汗浹背下馬拱立曰豈敢如此豈敢如此遂遂巡而去自此不敢萌意○時有方士號鐵冠道人精數學謁見謂　上曰天下擾擾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非明公而誰　上問其意對曰明公狀貌非常龍瞳鳳目天地相朝五岳相附日月麗天附骨插鬢聲音洪亮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初脫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諂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銜之至是嗾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章三上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不花爲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大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乃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

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
軍國重事早夜懼弗克賭勝一旦釋此重務上恩所及深矣
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
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
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劒自刎而死

十二月元主自製舟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五簾
棚穿廊兩煖閣後宮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
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枝帶自後宮至
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
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
櫃上設三聖殿櫃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
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縣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
而擊無分毫益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櫃之東
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復退
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

胡粹一曰古有百工執藝事以諫惧作爲奇巧以蠱惑上
心也今龍舟刻漏皆當時都人爲之諺曰帝所自製式樣則非工之罪矣故
鼓鈸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

子興命張天祐將兵前行耿再成繼后約相距十餘里候天祐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再成兵即鼓行而趨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遽率衆直抵城下元平章也先啣木兒急開城以飛橋縋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走追至和州小西門天祐湯和等奪其橋而上登城大呼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遂據其城○子興聞再成兵敗大驚俄又報元兵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謀於上時兵皆出城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於南門使塡塞街市呼使者入叱使滕行以見子興諭之多失辭衆欲殺使者　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敢進王從之縱之往元兵明日果遁去時子興猶未知和州已拔命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及驍勇數千人往收殘兵仍窺和陽兵至界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　上乃入撫定城中報子興遂屬　上總守和陽○初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　上爲之惻然即召諸將謂之曰諸軍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即當悉還

之於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民大悅○上既總和陽兵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多王貴部曲未盡心服惟湯和聽命惟謹李善長委曲調護定遠人茅成和州含山人仇成來歸二人皆驍勇有膽畧上皆留置麾下○上與張天祐等議分鑾和陽城計廣袤爲十分限以丈尺刻日各完所事是月元兵十萬來攻上與天祐以萬人拒卻之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紇住馬民兵元帥陳也先各遣分屯高望新塘青山雞籠山等處道梗不通上率諸將皆擊走之元兵乘兵擊却之殺獲甚衆於是元兵皆走渡江○時濠州舊帥孫德崖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因求入城假居數月子興舊與德崖有隙聞之大怒即自滁來和德崖聞子興至即欲他往其軍先發德崖留後上送其軍出城行二十里忽城中走報滁軍與德崖軍鬬德崖爲子興所執上大驚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欲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忿蓄異志亟扶上馬圍擁而行行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有張姓者以爲不可力止之子興聞上被厄憂患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張姓者復諭其衆歸上以出德崖於是上乃得還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

三月子與卒　上統其軍○時劉福通杜遵道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遣人至和陽招諸將欲爲已用檄滁陽之子郭某爲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爲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虹縣人鄧愈率衆來歸愈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年十六隨父兄起兵父兄俱戰歿愈代領其衆每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至是率所部來附命充管軍總管○濠州懷遠縣人常遇春來歸遇春性剛毅多智略膂力過人狀貌奇偉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扼居左右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無遠圖察其終必無成聞　上駐師和陽兵有紀律恩威日著乃領數十人棄聚來歸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披金甲擁眉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　上騎從至與其徒乞歸附　上喜其勇壯用以爲先鋒

按自去歲馮國用而下至此諸將來歸者又十餘人悉皆名將也惟吳復仇成二人爲廬和人餘皆濠產也昔人云漢祖功臣多起豐沛光武名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爲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豈偶然哉

上駐和陽既久謀東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時廬州巢縣人廖永安與其弟永忠俞廷玉與其子通海通源通淵趙

伯仲與其弟庸合肥人張德勝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和州
含山人華高等各率衆泊舟巢湖連結爲水砦以扞寇盜
會妖黨左君弼據廬州作亂永安等與戰不勝爲所窘聞
上駐師和州豪傑嚮附乃遣使間道以書納款云諸將欲
率舟師來歸爲君弼梗道乞兵援之　上得書大悅謂李
善長曰吾衆已數萬所乏者糧欲渡江之舟楫永安等以
舟師來附良應我機殆天意也機不可失卽以
夏五月親率兵至巢湖永安等諸將迎　上登舟出湖口
至桐城聞巳脫敵險然未入江元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
塞馬腸河口以阻諸兵　上率舟師攻之敵舟高大不利

豈非天意

進退永安等以小舟與戰行來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取
道小港出舟苦洄會大雨連旬水勢滔天諸將遂得縱舟
從　上直趨和陽時巢縣人金朝興驍勇有謀亦率所部
來附諸軍既集威聲雄振　上遂定渡江之計
六月朔　上率諸將渡江時因北風順諸將舳艫齊發舉
帆頃刻達牛渚　上先抵采石磯時元兵陣於磯上　上
麾將士以進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
采石乘勝徑取太平路元守臣遁○郡將吳昇帥衆降
上曰吾聞汝江左名賢也卽用爲領兵總管昇謝曰主欲
取天下莫如恤境安民何征不服　上善之時初得太平

四面皆元兵窺伺　上用是昇計籍鄉兵選稅戶宋成吳文通朱仇隆等爲千戶領之居民蓄積悉輸入城而太平以安○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嚴軍士榜及入城張之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太平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應天順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　上甚悅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預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文移用宋龍鳳年號旗幟及將士戰衣皆有紅色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合肥人楊璟率衆歸附璟本儒家子少沉毅讀書不喜章句好武畧因亂聚里中少壯保鄉井至是率衆渡江來歸授管軍萬戶

八月命徐達等諸將取溧水諸縣皆下之

九月丁亥　上第一子生○元兵圍亳州韓林兒走安豐
十二月初元將蠻子海牙與元右丞阿魯灰等以巨舟截
采石江閉姑孰口而方山塞民兵元帥陳埜先則以衆數
萬來攻太平　太祖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迎戰復命別
將潛師由間道繞出其後夾擊之埜先腹背受敵大敗遂
擒埜先　太祖釋不殺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謂何　太
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
勝則人咐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事機豈不
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軍之將校
皆吾親牧諭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蠻子海牙

阿魯灰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峽江口
我師進克溧水州將攻集慶路埜先之爲書也意其衆遽降自念失計心不
必從陽爲招辭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念失計心不
自安及聞欲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
竢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有以其謀告者　太祖曰吾久
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先謂曰人各有心
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我師克溧陽縣埜
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陽爲報曰十
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隔與元兵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
五人獲馬數十疋因言集慶城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

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濬造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揚州韓擒虎自廬州楊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帥與苗軍聯絡其中建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扼鎮江據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太祖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殘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

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勤宣力正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奈何捨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堅先既得書知其詐不復行我師遂進攻集慶元帥張天祐等至方山堅先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堅先追襲我軍於漢陽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堅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堅先堅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堅先死我師克蕪湖置永昌翼○陳堅先既敗其子兆先復集兵屯營方山巒子海牙

復擁舟師結寨采石旌旗相望圖爲犄角之勢以窺太平有乘間報復之志云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宋龍鳳二年

二月我師攻蠻子海牙砦破之時我師將士皆渡江而家屬尚留和州元兵結砦采石南非不通　上命常遇春統兵攻之遇春乃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既戰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悉俘其兵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三月朔　上率諸將進取金陵

按金陵即今南京地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後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六朝皆建都於此隋爲蔣州唐爲昇州宋爲江寧府元爲集慶路置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於此故謂之南臺

諸軍水陸竝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先而用之俾爲元師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人宿衛環　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臥侍臥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是月十日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扼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不能支死於兵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竝起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

約法三章
誰勝誰負
更動人

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得民兵五十餘萬遂收集慶路爲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録用之置天興建康翼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兵元帥　上嘉福壽之忠命爲棺斂以禮葬之○元將康茂才率所部降附茂才蘄州人先是結義旅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都元帥戍裕溪采石及我師渡江將士多效死茂才數戰不勝常遇春設伏殲其精銳殆盡茂才復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州　上命諸將以襄陽砲破其寨茂才奔金陵未

金陵破茂才復欲奔鎮江我師追及之茂才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人解甲來附頓首言曰前日之戰各爲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　上笑而釋之令統所部兵從征○金陵既定　上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是月十七日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　上戒之曰爾等當體吾心戒輯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師至鎮江元平章定定遁去郎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

下丹陽金壇諸縣改鎮江爲江淮府尋復爲鎮江府
四月士誠寇宜興　上命耿君用援之宜興要地勢所必
爭君用貫勇先登力戰死之以其子炳文代領其衆
六月命鄧愈鄧成華高華雲龍等將兵進攻廣德路克之
○彰德李實如黃瓜　先是有童謠云李黃瓜民皆無家
七月張士誠陷杭州蒙古浙江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
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參政楊完者等擊士誠敗之初江
南始亂達識帖木邇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
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
是士誠破杭州達識帖木邇遁入富陽平章左答納失里
戰死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
復杭州達識帖木邇乃還○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
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總吳國事以李善長宋
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
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基吾王愷爲都司王
禕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江南行樞
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
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
花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爲
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興陳德等爲之置省都鎮撫

司以孫養浩爲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爲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爲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譏察奸僞以達必大爲指揮○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入見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以才薦仕元爲校官累遷至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王師將下鎮江上謂徐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入城當爲吾詢訪此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還報上喜卽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之旣至　上親至龍江迎之以入自是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皆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閒問答甚密左右皆不知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定遠人王弼率衆歸附弼有膂力膽畧過人善用雙刀號雙刀王因亂結鄉里少年立寨於三臺山以自固至是率所部來歸　上知其才命宿衛帳下

○時鎮江諸郡已定東探浙右張士誠據有平江今蘇州府擅稱名號遣將進據毘陵今常州府旌旗相望

八月　上命徐達率諸將往征之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爲鹽場綱司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公鹽夾帶私鹽緣爲奸利資性輕財好施頗得衆心癸巳之夏士誠因亂聚衆起兵陷泰州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周建元天祐元朝命丞相脫脫總大軍討之攻城垂破元主聽信讒言下詔貶

謫脫脫師大潰散賊勢遂熾是年春士誠遣士德將兵渡海攻陷平江及松江常州湖州諸路地廣兵强遂爲勍敵戰爭始於此○初常州奔牛壩人陳保二聚衆以黃帕裹首號黃包軍湯和等兵下鎮江狥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乙亥　太祖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略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逐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圍保境恤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搆之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還尋誘我斥候以

查是自速伊戚

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太祖聞之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譎詐多端今來寇鎮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師以薄之　太祖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軍於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達曰張九六狡而善鬬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趙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達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

子所獲弁擒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梟鷙有謀士誠陷諸郡九六力爲多既被擒士誠氣沮　太祖欲罟九六以誘致士誠九六間遣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誅之

○八月徐壽輝陷衡州○十月星隕大名化爲石

十月丁亥　上第二子生○華雲龍王溥等復敗士誠弟士信兵於舊館擒其驍將湯元帥以歸士誠由是氣益沮乃奉書取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伍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　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士誠誘我新附青軍叛去助彼來戰徐達被圍於牛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胡大海等自外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擒其將張德餘兵奔及城達率諸軍圍而困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潛入城督兵固守

十二月長鎗謝元帥率衆寇廣德守將鄧愈等督兵出城奮擊敗之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千餘人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宋龍鳳三年

正月李武崔德率兵攻元七盤藍田元主詔察罕帖木兒以兵會答兒麻亦兒守陝西潼關察罕帖木兒奉詔率本部兵馳赴沿途敗李武等兵哈剌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豫王及定住兵禦之福通別遣毛貴率兵攻元膠州陷之

殺其樞密院僉脫歡李武崔德復攻破商州又攻武關扼
之趣長安分兵東畧同華諸州三輔震恐元豫王及省院
官計無所出行臺侍御史王思誠曰賊素憚察罕帖木兒
之名亟遣使求援此上策也諸守臣恐其軋己論久不決
思誠曰吾兵弱甚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求救於察
罕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思誠書即提輕兵五千約李思齊
倍道來援轉戰而前殺獲無算李武等敗走○毛貴自膠
州攻陷萊陽元守臣釋嘉納死之貴引兵趨益都般陽諸
州元以董摶霄爲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事布蘭奚率
兵擊之未至益都貴兵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摶霄乃提

兵赴濟南太破毛貴兵於濟南城下元擢摶霄官都元帥
有忌其功者讒於太尉紐的該仍令往援益都摶霄以老
疾辭請以弟昂霄代元乃以昂霄代領其衆未幾復命摶
霄守河澗之長廬摶霄以兵非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
其後毛貴果陷濟南摶霄方駐南皮魏家庄元遣詔使拜
河南左丞甫受命營壘未完毛貴引兵猝至諸將曰賊至
當何如摶霄曰死報國耳擐甲援劒督戰不能支遂被殺不見
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卒
二月命耿炳文等率兵取長興（今湖州府長興縣）張士誠將趙打
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遂克長

英雄飲恨
死氣衝天
壯哉ミミ

興獲戰船三百餘艘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乙亥立永興翼元帥府以耿炳文爲都元帥統兵守之未幾張士誠遣其僞左丞潘原明等遁興來寇耿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等遁去

三月克常州被圍既久敵衆乏食力不能支僞將呂珍復潛遁去城遂危立常遇春分樞密院命同僉湯和統兵守之

四月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元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門拒守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太祖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編竹爲重蔽數道並進仲英不能支開門請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妻子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并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餘疋於是屬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亮祖盧州六合人初爲元義兵元帥克太平時亮祖來降　上喜其勇悍賜金帛俾仍舊官亡何復叛數與我戰我軍爲所獲者六千諸將弗能當至是被獲縛以見　上曰爾當何如對曰是非得已生則盡力死則死爾　上壯而釋之使從征

五月俞通海張德勝等以舟師畧太湖入馬跡山衝賊水

寨降張士誠將王貴紐澤盡獲其衆而還於時羣雄並爭民無定向廣德宣城復叛胡大海趙德勝領兵復取之○命江淮分院副使張鑑同僉何文政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求救鑑等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興○銅陵縣尹羅得泰來降○丙申我師克青陽縣

六月命常遇春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胡良率兵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等就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城西門克之擢良爲分院判官督兵守禦江陰地與張士誠密邇去姑蘇僅百餘里控扼大江實當東南要衝未幾復命其弟

吳祉增兵協鎮其地戮力設備軍容甚張每寇至輒破之

按是時張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咽喉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二邑既爲我有耿吳二師統精兵固守之士誠侵軼路絕

七月我師狥宜興取常熟○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先下績溪休寧乘勝進攻徽州元守將元帥八爾思不花及萬戶吳納等拒戰我師擊敗之遂拔其城納與守臣阿魯恢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胡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鶴嶺復擊敗之納等自殺元師汪同率所部來降○時張士誠

兵據江陰之馬馱沙　上命徐達督常遇春康茂才等兵船截江攻之遂克

八月劉福通自將攻汴梁取大名衛輝等處遣將關先生破頭潘馮長壽沙劉二王士誠攻懷慶等處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於元士誠既數爲我師所窘南攻嘉興杭州又爲苗師楊完者所敗士誠氣沮乃請降於元江浙丞相達識帖木兒願就招安達識帖木兒亦幸其降乃承制便宜行事授士誠太尉士誠雖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九月元帥賈子賢率兵取武康克之未幾復取安吉皆湖州屬州師至一鼓克之○常遇春率廖永安吳禎等自銅陵進取池州　上命舍人李文忠領兵策應永安去城十里而常遇春及吳禎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天完僞將洪元帥斬之執副將魏壽徐天雄等既而僞平章陳友諒發兵寇城以戰艦百餘艘來迎戰遇春等復奮擊大敗之友諒沔陽漁家子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初爲文俊簿書椽未幾亦領兵爲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

冬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韓林兒將白不信既陷秦隴

據鞏昌以李喜喜守之不信進窺鳳翔元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入鳳翔城內遣諜者誘不信圍城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比至城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兵亦鼓噪出內外夾攻呼聲震地不信兵大潰及李喜喜奔四川

○上閱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繆大亨率師取楊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淮西以青布爲號名青軍人號一片五其黨張鑑驍勇善用鎗又號長鎗軍聚黨暴悍專事剽掠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楊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孛羅普化鎮楊州招降明鑑等以爲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楊州分屯守禦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乏糧衆無所托命殿下世祖孫當正大位爲我輩主出兵南攻以通糧道救饑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噪而起因逐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爲趙均用所殺明鑑等即據城兒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　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楊州路爲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

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元苗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衆數萬來攻徽州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胡大海將兵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苗軍奄至城鄧愈乃激勵將士大開四門以待之苗軍疑不敢入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大呼殺入復與鄧愈奮兵出戰十一月朔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吕才擒其部將胡辛董旺吕昇等餘皆遁去

十二月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先是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珍遂自據成都郡縣皆附

皇明資治通紀大觀卷之一